

東. 嶺 喋 血

东瀛喋血

黄仁柯 著

目 录

第一章	召见可能同政变密谋有关.....	1
第二章	砸烂了的头颅.....	7
第三章	内务大臣找到了夺权的口实.....	10
第四章	0053工程.....	15
第五章	将军命令半个月破案.....	21
第六章	刺刀维系的权威.....	25
第七章	兵油子和他的哥们儿.....	30
第八章	上尉接到意外的命令.....	36
第九章	不打不相识.....	41
第十章	杀机暗伏.....	47
第十一章	猎狗嗅出了蛛丝马迹.....	55
第十二章	军统杀手.....	64
第十三章	一个并非淫荡的淫荡女人.....	72
第十四章	鬼才.....	81
第十五章	0753的浪漫史.....	89
第十六章	警号从敌垒发出.....	98
第十七章	秘密会议在“台儿庄”召开.....	105
第十八章	火急！搜索队已经出发.....	115

第十九章	仇人相见.....	123
第二十章	情侣的密谋.....	132
第二一章	“捉奸”捉住了自己.....	141
第二二章	突破口选中0753.....	149
第二三章	秘密被人窥破.....	155
第二四章	“红烧肉事件”.....	159
第二五章	女人需要一个保护神.....	165
第二六章	杀人灭口.....	174
第二七章	诱饵.....	183
第二八章	眼见鱼儿上了钩.....	189
第二九章	细嫩的白手在粗糙的皮肤上蠕动.....	196
第三十章	“罗米欧与朱丽叶”.....	203
第三一章	黄夜下毒.....	212
第三二章	人模人样的来，人模人样地去.....	218
第三三章	彻夜未眠的女人.....	227
第三四章	童子魂.....	235
第三五章	飞来姻缘.....	244
第三六章	人·性·畜牲.....	255
第三七章	特工的吁叹.....	266
第三八章	S·T·A 的幽灵.....	271
第三九章	机关算尽.....	279
第四十章	杀人不见血.....	285
第四一章	旷古罕见的复仇.....	295
第四二章	潜网密布.....	303
第四三章	恶战前的怅惘.....	310
第四四章	秘密会议有奸细.....	314

第四十五章	炸这狗日的.....	325
第四十六章	朝我开枪.....	332
第四十七章	困狮的怒吼.....	340
题外后语		344

第一章 召见可能同政变密谋有关

陆军中佐岗田嘉平措刚刚跨下飞机舷梯，一个衣着整洁的陆军中尉立即迎了上来：“是岗田君吗？”

他点了点头，两眼默默地打量了一下这个矮壮结实蓄着仁丹胡子的家伙。

“陆军中尉森村平二奉命迎候阁下！”

森村向他敬了军礼，欠身做了个“请”的手势。他下意识地摸了摸风纪扣，随着森村默默地钻进了早已停候在机场上的一辆伊斯茨。

轿车在横滨——东京的公路上颠簸。这条以往全国最好的公路上布满了弹坑。公路两侧的梧桐树东倒西歪，使人不能不马上想到“满目疮痍”这几个令人讨厌的字眼。经过1944年10月美日两国海军在菲律宾洋面上进行的莱特湾大血战，大日本海空军的双翼已被可怕的撕裂。而1945年4月10日美军在冲绳的登陆成功，更使帝国的下腹部一览无余地袒露在F29的炮口之下。如果不是陆军省从全国紧急抽调高炮部队护卫首都领空，横滨——东京这条至关重要的交通命脉是否继续存在将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又是一个硕大的弹坑。尽管开车的军曹小心避让，车轮

还是无可奈何地陷了进去。森村平二皱着眉头跳下车，在车轮前垫上一层层碎石块，然后用肩膀顶住车屁股，朝着司机怒气冲冲地吼叫了一声。军曹踩紧了油门，轿车痛苦地嘶吼着，气喘吁吁地从弹坑中爬了出来。

岗田中佐点着了一支烟，借着烟雾瞥了森村一眼。中尉咕嘟着厚嘴，满面怒容地凝视着飞滚的车轮，好像别人欠了他二百万票子不还。这神态使他感到很滞重。他看了看表，眯细着眼睛吐了一个烟圈。飞行中已经进行了半天的思索，又重新在脑海中腾现出来。

昨天傍晚，他接到了他的顶头上司、陆军部第五局局长河野敏夫中将的长途电话，命令他立即赶到东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紧急召见。并且限定他午夜十二点前务必赶到札幌，那里有一架陆军的飞机在等候。当时，他正因感冒发着 39°C 的高烧，因此向将军提出能否调换一个人或者迟缓一天等他烧退了再赴东京？将军只说了一声“你必须马上亲自来”就粗暴的掐断了电话。

他毫不犹豫就钻进了吉普车。将军是他的老上司。早在战前他在帝国陆军大学攻读的时候，将军就是陆大教务长，可以说是他的恩师。陆大毕业后，尽管他先后到许多部队任职，但同将军却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不是事关重大，将军决不会让他带着 39°C 的高烧在北海道呼呼的海风中驰行。

那么，这重大事件又会是什么呢？

汇报工作吗？不像。一个星期前，河野中将刚刚到秋田视察过他所掌管的0053工程，对于工程的进展了如指掌。如果阿南惟几大将需要了解0053工程的情况，他尽可找河野将

军汇报，完全没有必要把他一个小小的中佐从北海道千里迢迢地召到东京。

会不会是河野将军准备把自己调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去呢？他现在享受着旅团长的待遇。这类干部在晋升前陆军大臣给予召见是可能的。但是，这种例行的表示恩宠联络感情的召见多半是透明半透明的，大可不必搞得那么紧张神秘。

剩下的可能就是首都发生了（或即将发生）什么重大的事变！

1944年7月，东条英机大将辞去首相职务以后，首都就布满了火药桶。铃木贯太郎出任首相后，虽然在内阁中仍然起用了东条英机的亲信阿南惟几大将、畑俊六大将，但陆军将校中仍然普遍存在着被政客出卖了的仇恨心理。任何一个微小的火星都会引起轰天的爆炸。难道河野将军已经预感到了这个火星，或者干脆是要叫他岗田嘉平措去充当这个火星吗？

想到这里，岗田嘉平措心里止不住一阵激烈的颤抖，指上的烟灰簌落落地掉了下来。

说老实话，他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上月中旬，他在陆军部军务科任职的老同学畑中健次少佐突然来到秋田。一进驻地就因没有特许通行证而被警卫士兵逮捕。当时他很吃了一惊。0053工程是陆军部第五局直接掌管的一个绝密工程。河野将军曾经一再指示，没有他和陆军大臣签发的特许通行证，任何人不得进入0053工程警戒圈。对于擅自闯入警戒圈者，一律逮捕。抗命不从者，杀无赦！畑中健次做为陆军部机关的官员，完全应该知道陆军大

臣的这道命令，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

他婉转地向畑中健次少佐提出了疑问。畑中少佐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他知道陆军大臣的这道命令；他此行北海道也的确没有得到大臣的允许。他不能把此行告诉大臣，因为他是为了大臣本身，为了整个日本！

他莫名其妙，真不明白畑中健次这通晦涩玄妙的语言到底有什么含义。过了好一会儿，畑中少佐才向他毫不保留地讲述了帝国陆军面临的严重危机。

畑中认为，铃木贯太郎就任首相之后，虽然发表了一个把大东亚圣战进行到底的强硬声明，并且继续起用了阿南惟几和畑俊六将军，但与此同时，他也起用了内务大臣木户幸一、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男爵这样一些墙头草式的两面派。有这些软骨头蛀虫作祟，要想把圣战进行到底是不可思议的。必须把这些政客无情地拉下马，让东条英机东山再起。只有这样，大日本帝国才能重新夺取尊严与殊荣。

“你是说政变？”他一针见血地提出了疑问。

“是的！”

畑中健次明白无误地做了回答，并且随之就直截了当地要求他为了帝国的利益立即参加他们的一个秘密组织“东升社”，歃血为盟。

他没吭声。

并不是他害怕流血。从参加帝国陆军的那天起，他就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系到了帝国的战车上。在满洲，在华北，他曾经两次负伤。他的舅舅冈村宁茨大将曾经多次建议他离开战斗部队到新京或北平去充任一个比较安全清闲的职务，他拒绝了。他是个军人，他渴望厮杀和血。流血对他已是习

空见惯的事情。当然，也不是他对拥戴东条复出不感兴趣。他的舅舅冈村宁茨和他的老师河野敏夫是人所周知的东条死党。东条复出对于他有百利而无一弊。问题在于他必须选择一个最适当的时机加入自己的筹码。他知道畑中健次及其“东升社”的伙伴之所以记得他这样一个远离京都一千多里的小小中佐，并不是因为他手中掌握了多么大的一股精锐部队，抑或是他岗田嘉平措有着多么大的活动能量。他手中的警备队充其量只有一个加强连。不要说没有运载工具，就是有，把这点兵力投入到首都，也只能是大海里撒了几滴油。

畑中健次看中的是他那个可以决定日本命运的 0053 工程！

一年前，河野中将特地把他从中国战场调回本土出任 0053 工程总监的时候，曾经语重心长地同他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0053 工程的成功与否将可以决定帝国的命运。当时他很不理解，认为这无非是河野将军为了安抚他而说的几句好听话。经过一年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支那、印尼、菲律宾的失败，他才真正认识到，河野将军说的并不是一句好听的空话。正因为如此，也真正使他认识到了自己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能轻而易举地抛出王牌，他不做蚀本生意。

畑中健次两眼喷火，热辣辣地瞪着他，仿佛随时随地都会窜过来撕咬他的咽喉。少佐就是这么一个人，当他认准你该答应他而没有答应他时，他是什么样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他瞅了一眼畑中，委婉然而却是无比坚定地告诉少佐：

他只受命于陆军大臣和河野将军。其他组织的行动他一概不能参加，也不愿参加。

“你说什么？”

畑中健次一步窜起，恶狠狠地扭住了他的衣领。他又平静地说了一遍，果然，畑中健次毫不犹豫就把右手伸向腰背。然而就在此同时，他已经利落地抽出了畑中枪套中的手枪。

“别动！”

他用手枪点了一下畑中，浓黑的眉毛抖了好几抖说：“马上离开北海道！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

“不，我什么都说了，你什么都听了！你要后悔的，岗田！我不是自己来的，是有人叫我来的！”

“马上离开北海道！”他又重复了一遍。口气平静，然而却带着无比的权威性。“我现在开始从三倒着数数。当我数到零时你再不开路，我就要执行陆军大臣的命令！三、二……”

没等他数零，畑中就扭身走出了他的办公室。他卸出子弹，把手枪呼地扔到了少佐的脚下……

难道畑中健次真的是阿南大将派来考察自己的？难道阿南大将真的就要发动一场促使东条复出的政变？畑中是东条的人，阿南也是东条的人。同世界上所有执掌过权柄的政客军阀一样，东条英机也决不是一个可以安于在巴田谷别墅种花养草的人。在当前战局危殆的情势下，他的图谋复出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此次阿南大将的召见就必然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吱嘎”的刹车声使岗田嘉平措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他这才发现，掌心中已经沁满了小溪一般的汗水。

第二章 砸烂了的头颅

中尉打开车门，同开车的军曹嘀咕了几声，便领着岗田嘉平措朝陆军部那幢深灰色的庞大建筑物匆匆走去。停车场上挤满了车辆。为了避免那些横冲直撞的轿车，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停下脚步。

陆军大厦前排列着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1941年3月，小长光刺杀东条英机的事件发生以后，军部便加强了对陆、海、空首脑机关的警卫。一个满脸横肉的上尉以刀一样的眼光在岗田嘉平措脸上肆无忌惮地撕割了一番，这使岗田十分不快。然而还没等他把这种不快表面化，森村中尉已经朝他发出了“快走”的招呼。

拐了好几个弯，森村中尉终于在第九层一个朝东的房门门前停下脚步。他很诧异。河野将军以往并不在这里办公，难道是直接晋见大将吗？

中尉有节奏地揪响了电铃。红木镶嵌的房门寂然无声地移开了一条缝，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少佐叉腿背手，冷冷地打量了他一眼。

“陆军中佐岗田嘉平措！”

森村中尉打着立正向少佐介绍了他的身份。少佐鼓着眼睛又在他脸上转了一个圈，这才慢条斯理地说了一个“请”。

随着“请”字，房门慢悠悠地滑溜移行。等他刚刚跨进房间，房门又无声地掩闭了起来。他默默地跟着少佐穿过一条走廊和两个套间，在一个毫不起眼的房门跟前站了下来。

少佐朝他呶了呶嘴便转身离去，“呼”“呼”地关上了两扇套间的房门。这庄重神秘的气氛使他愈加感到此次接见事关重大。他下意识地沿着裤缝搓了搓手，深吸了一口气，这才轻轻推开了虚掩着的房门。

河野敏夫将军正俯身在一个宽大的写字台上书写着什么。他没敢喊报告，只是挺着胸脯屏声敛息地站立在房门内侧，因为他知道，将军最讨厌别人随意打断他的思路。

将军终于抬起了头，犀利的目光使他满身的神经为之一震。他急忙挺身报告，恭恭敬敬地朝着将军敬了个礼。

“你知道为什么要你急忙赶到东京吗？”

将军没有还礼，也没有叫他坐，而是丢来没头没脑的一句。他依然挺着身，大人物的这类问话往往只不过是一种开场白，并不真正需要你作什么回答。

“唔？”

将军又追问了一声。这滞重而冷峻的鼻音立即使他觉出了情势不大妙。他挺了挺身，两腿绷得笔直，朗声回答说：“我不知道，将军阁下！”

“你应该知道！”将军“嚯”一下窜起身，右手叉着腰，浓眉急促地抖动，那凶神恶煞的模样使他不寒而栗。毫无疑问，一定是畑中健次那家伙恼羞成怒，回京后向阿南大将和河野将军打了个添油加醋的小报告，使将军怀疑到了自己的忠诚。怪不得将军要自己带病赶来，原来是他要撤自己的职，把自己抓起来！

岗田嘉平措觉得委屈、冤枉，真想开口辩解几句。但后来他忍住了。在将军盛怒的时候做这种辩解只能是火上加油。还是沉默。沉默是最好的抵抗。

“中佐!”将军终于打破了沉默,指着他的鼻子恶狠狠地说:“做为0053工程总监,把你的职责背出来!”

岗田中佐目瞪口呆,真想不通河野将军何以要提出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难道是他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叫自己下台?非常可能。不参加畑中少佐的“东升社”这条理由毕竟上不得台面。

“0053工程总监职责。”岗田中佐咽了口唾沫,竭力按捺着不安的心绪。“第一,忠于帝国,忠于职守,勤恳工作。第二,加强防卫,严密警戒,保证工程秘密的绝对安全。第三……”

“停!”

河野中将挥手止住了他,声严色厉地命令着说:“把这条的执行情况汇报一下!”

哪壶不开提那壶!事情已经很明显,畑中少佐在北海道碰了钉子之后倒打一耙,把潜入0053的情况向河野将军告了密!将军不能以不参加“东升社”的理由公开报复他,就变着法子以“私放不相干人员进入绝密工程”的罪名公开制裁他。异曲同工。畑中这小子损人也损得真够可以。

岗田嘉平措瞅了将军一眼,真想破罐子破摔,把畑中少佐北海道之行的真实情况兜底抛出。可是话到嘴边他又咽了下去。将军并没有亮牌,兴许他并不知道内情,自己又何必急于上钩自取灭亡呢?

“将军阁下,”岗田嘉平措毫无畏惧地迎着河野灼人的目光,竭力显露着胸有成竹。“0053工程像封了铅一样密不透气。除了您和陆相指定的人员,全世界谁也不会知道它的存在!”

“真如你说的这样吗？”

“请您放心，将军阁下！”

“正因为我对你太放心！”

河野敏夫中将再也忍耐不住了，“咚咚”地撞击着写字台，顺手从卷宗中抽出一张文件，恶狠狠地扔了过来。

岗田的心刹时跳出了胸膛。完了。畑中少佐已经写出了书面材料，再想抵赖等待着的必然是老虎凳、辣椒水。他用了很大力气才克制自己没有跪倒在将军脚下，木呆呆地等待着将军召唤武士给自己戴手铐。可是将军并没有掀铃，只是沿着写字台的边沿，急速地往返折行。这使他得以定了定神，弯腰拾起那张将要决定自己命运的文件。

然而，文件上并没有字，只是一个砸烂了的头颅照片。他分辨不出这头颅是谁的，更摸不准这照片同今天的召见有什么联系。疑窦丛生。河野将军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第三章 内务大臣找到了 夺权的口实

其实，如果把照片的来龙去脉向岗田嘉平措交底，中佐决不会以这种疑惑的目光盯着将军。问题恰在于，河野敏夫将军仍然沉浸在因这张照片而引起的不快与恼怒中，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向一个不争气的下属坦开自己的心扉。

这张照片是近卫师团参谋古贺秀正少佐搞到的。古贺秀正是东条英机的女婿。东条退隐之后，他实际上担任着东条

的联络官。因此，他在陆军中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少佐，却有着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

昨天一早，古贺秀正就匆匆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脸色十分阴沉，同前一次相见时的阳光灿烂谈笑风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那次会见时古贺告诉他：“东升社”已在陆空军中建立了庞大而广泛的联络网。只要首相（他一直称他的丈人为首相，而称铃木首相为“那小子”）一声令下，“东升社”可以在两小时内叫那小子滚蛋。古贺还告诉他：首相认为他河野是个忠诚可靠的能人，排入下一届内阁名单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当时他很兴奋，干了几十年，毕竟还没有尝过当阁僚的滋味。没想到事隔一天，天气就起了那么大的变化，一定是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件！

果然，古贺默默地掏出了这张该死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古贺的一个在内务大臣木户幸一手下充任机要秘书的朋友偷偷翻拍出来的。它记述着一场令人不解的残酷战斗。

一周前，北海道秋林县沙峪町警察所一名巡警在一个叫白户的滨海渔村发现了一个三十开外的陌生人。那人高高的身材，穿一套蟹青色的朝鲜制服，平淡无奇的马脸上有一个硕大无朋的大蒜鼻，正在同一个打渔的老头比比划划地说着什么。巡警当时并没有发现什么破绽。甲午战争之后，朝鲜成了帝国的保护国，这一带常有朝鲜人往来。他吹着口哨，漫不经心地走了开去。可是刚走到村口，那朝鲜人马脸上的大蒜鼻子忽然使他想起了道歌舞伎团那个讨人喜欢的小丑。那家伙每次出场都要引起满堂的喝彩，而他的走红却正是因为他有着一个孔窍朝天的大蒜鼻！于是，巡警突然萌发了一种

恶作剧式的冲动：应该把这朝鲜人的大蒜鼻同歌舞伎小丑的大蒜鼻做一个认真的比较。如果朝鲜人的大蒜鼻比小丑的优越，他就领他赶快到歌舞伎团同那个走红的小丑比试比试，让歌舞伎团那小子知道，天下并不是只有你这么一个小蒜鼻子，在以后的演出中，少摆点那种唯我独尊的臭架子！

巡警折向渔村，兴致勃勃地向那朝鲜人走去。可是，就在他戴着近视眼镜开始对大蒜鼻子调查研究的时候，一个黑魆魆的物体猝然击中了他的眼眶。还没等他的“哎呀”落地，大蒜鼻子箭一般地窜离了渔村。

巡警忍痛开了枪。枪声不仅召来了警察所的同伴，而且召来了海岸警备队。终于，朝鲜人在一座险峻突兀的山峰上陷入了重围。

警长下达了“务必生擒”的命令。他刚询问过打渔老头，老头说朝鲜人要求把他送到济州岛去。他为什么要到济州？必须审问清楚。

搜索队伍在一步一步逼近。朝鲜人一直没有开枪还击，看来他并无武器。二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活捉一个没有枪械的对手当然不会有任何麻烦。

然而就在搜捕行动就要告捷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那朝鲜人先是从怀中掏出一些什么狂嚼猛咽，而后擎起一块巨石，兀地站了起来。

二十几个警察立即原地卧倒。显然，这小子是个楞头青，他豁出命去拚了。砸倒一个够本，砸倒俩赚一个。大家敛声屏息地凝视着那两根并不粗壮的手臂，凝视着手臂托起的那块巨石。那石头最少也有五六十斤，再加上奋力抛掷时的爆发力，砸在谁的脑门上都不会那么轻松。